

國朝

天津

山陽館潘德興彥輔

劉后邨云宋詩豈惟不愧于唐蓋過之矣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似濁沅天厯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李西涯則云宋人於詩無所得宋詩深去唐却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為法歐陽永叔深於為詩高自許與然較之唐詩亦門庭藩籬之間耳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

卷四

一

美良一齋詩話

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似禪家小乘道家片解以上諸說予皆以為未的也唐詩大樞主情故多寬裕和動之音宋詩大樞主氣故多猛起奮末之音元詩大樞主詞故多狄成滌濫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唐大彰明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以詩取士人好盡力其間故名家獨多多則風尚所漸被者遠雖未成家數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詩足為絕調宋元校士詩非所重雖名家皆以餘力為之因此

名家較少於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則宋元之遜於唐也一以詩所主者不同一以詩成名者較少故耳。后邨謂宋實勝唐。阿其本朝固非實論。正學謂宋詩無匹。而天厯大手仍不脫粗豪氣。亦未免抑揚太偏。卽西涯謂宋去唐遠。元去唐近。又豈能自言其故哉。使能確言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歐蘇陳陸。元人如虞揚范揭。卽真之唐人。中豈易多得。特以宋元如此數公者太少。故爲唐繼。今必統一代而概謂之非本色。概謂之無所得。何其不近情不達理至此。楊用修謂唐詩固多佳篇。然如燕趙雖產佳人。亦往往有疥且痔者。雜處其中。語雖諧諷。却屬平允之論。學者大綱自宜宗唐。而宋元兩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鑽仰唐人。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調勝宋人。風格勝元人。於唐人又有形骸太似之病。西涯所謂開卷視之。宛若舊本。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肝。卓然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明人半犯此失耳。

予又考劉后邨常云。本朝文人多。詩人少。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要之或負材力。或尙理致。或逞辭博。文之有

卷四

二

養一齋詩話

韻者非古人之詩也。此與宋詩不愧唐而且過之之說大相逕庭矣。吾故曰阿其本朝非實論也。

宋人詩釀雪不成微有雨。被風吹散卻爲晴。明人詩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明詩雖簡淡似唐人。却不如宋人之無數曲折。而自成一體。雅有勁骨。此又見詩在真氣宗。唐者不盡是。而宋人不盡非也。

吳野人嘔軒集。沈歸愚選入國朝別裁。朱竹垞則入明詩綜。猶晉宋書南史各有陶靖節傳也。其詩字字入人心。胸殆天地元氣所結。予專選一百餘首。朝夕誦玩。以

卷四

二

養一齋詩話

爲杜陶之真衣鉢。猶恨竹垞歸愚知之不盡。人以其窮約而少之。指爲山林一派。豈知詩之根本者。潘南邨意境相似。規模較狹。非其敵也。

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聲律對偶。無不諧。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隨人之作也。尤西堂謂木蘭魏氏譙人。代父從軍。凱旋不受爵。煬帝知之。欲納入宮。遂自盡。贈孝烈將軍。則隨人也。若魏泰詩話。謂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詩

與子建所作豈有一毫相似處泰豈未視子建詩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論疏陋甚矣

魏泰謂張籍白居易樂府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噓何其大而無當也文昌樂府古質深摯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無人到樂天樂府則天啟自解獨往獨來諷諭痛切可以動百世之人心雖孔子復出刪詩亦不能廢予嘗謂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爲宇宙間必不可少文字若長恨歌琵琶行則不作可也泰徒以六朝隱約意思爲風騷遺響而不知樂天文昌樂府之可貴此以皮毛相詩者

卷四

四

養一齋詩話

沈存中謂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呂惠卿謂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此二說皆過也昌黎琴操高古絕特唐人無及之者古詩崛而堅足爲李杜後勁其鬪險之作則不可法存中以其鬪險之失概卻全集而惠卿矯之謂詩正當爾爾其謬更甚於存中也蓋惠卿小人徒以言語好勝而不顧其安必至如此

魏泰依倚會布之勢卿并患苦推荆公爲孟子後一人

數稱章惇之長。撰東軒筆錄。碧雲駮。誣饑正人士類。不齒。然能知劉夢得官軍誅佞倖。天子舍妖姬爲不曉文章體裁。失臣下事君之體。且謂鄭畋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亦不足道。非其詩學之深。有此識力。蓋數詩本非人心所安也。詩教自有正大門庭。不入其門。雖詞語新巧萬口流傳。不足當小人之。一晒。況有識者乎。董宗伯畫禪室隨筆。乃取終是聖明二語爲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問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訣爲行文祕要。則文之魔障已矣。

卷四

五

養一齋詩話

浦長源送人之荆門詩。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二句林子羽甚加歎賞。遂許入社。然次句吾終不甚喜。河漢本一類。與路字山字屬兩項者。不對也。若是黃河不在荆門。卽是荆門尋常之水。亦不得以河呼之。江以南率稱水爲江河。以北率稱水爲河。荆門距黃河甚遠。未必呼水爲河。二也。支河分漢水。河也。其聲則必不可辨爲漢水之聲矣。三也。予豈必於無過中求有過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以爲鬼詩。或以爲明人童軒詩。然則傳之者亦不定其詞。不必果足爲賞鑒矣。

卷四

楊孟載詩柳色嫩于鵝破殼薛痕斑似鹿辭胎小雨送
花青見萼輕雷驚筍碧抽尖半醉半醒花冉冉閒愁閒
悶雨沈沈恨不髮如春草綠笑曾花似面顏紅皆沿元
人之習詩之近於詞者也詩近于詞則似婦人女子作
矣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
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
又翻之云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
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牧之詩好奇而不諳事理

卷四

六 養一齋詩話

荆公詩於事理較合然論項王亦未得要害處晚唐人
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擬力爭皆非要害不足爲
筆挾風霜曩一友持續范增論見示力駁長公說詞氣
袞袞可愛予謂之曰君作欲跨蘇文上誠屬有志愚意
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爲賊黨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
乃定蘇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處也夫要害處
乃經史之大義大義與好議論自別作論史佳詩非深
於經法不可矣

沈啟南詠楊花云借風爲力終無賴與水何緣却託生

本英... 下... 皆... 稱... 不... 人... 沈... 沈...

見此上及四句
此詩
華房真

此詩于
苦心折
朴庵

倭文端相

國疾華口
占一詩起
句即陶詩
十字特易
綴觀石狗
立耳
林庵

詠落花云。萬物死生甯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語意渾然足。以警世。若詠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任呼兄亦不來。詠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常情。詠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詠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題既纖俗。詩亦淺陋。非名家所宜有。啟南落花詩三十首。警句無出予所引一聯之上者。此一題作詩十首百首。皆俗格。啟南乃未解此。

卷四

七
養一齋詩話

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又云。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懼。進道觀化兩義並行而不相悖。此真知六籍之蘊者。若徒解作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只一石隱之流耳。

李西涯謂古詩不可涉律調是也。然謂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已移於流俗。則不可解。池塘句天然流出。與明月照積雪。天高秋月明。同一妙境。皆靈運所僅以此為俗。將以薄霄愧雲浮。栖川作淵沈。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等拙句為古耶。紅藥句乃元暉作。謂靈運亦誤。元暉如紅藥句甚多。頗含清韻。不可以為俗也。如

老杜不通性字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啣泥點泥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雖大家亦有此俗句。而西涯轉謂與右丞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同一淡遠之妙。評語幽深令人昏然如夢。

宋人作七律多以瘦硬斬絕學杜。豈知杜者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碁。更爲後會知何處。忽漫相逢是別筵。魚吹細浪搖歌扇。燕颺飛花落舞筵。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何其風派自賞。摇曳生姿。豈專以枯筆畫松者。

杜詩風簾自上鉤。風江颯颯亂帆秋。此非倒字。乃筆力高簡故也。西涯云詩用倒字倒句。乃覺勁健。因效之曰。風江捲地山蹠空。誰復壯遊如兩翁。論者曰。非但得倒字。且得倒句。此真詩人魔氣。詩貴勁健。乃筆力使然。若以字句顛倒求之。必有首尾衝沒者矣。

詩不盡於句法。初學好如此求詩。因卽拈此示之。偶與兒輩談及元僧圓至詩云。春路晴猶滑。山亭晚更涼。欲

卷四

求句法先準諸此便無直率雜湊病兒輩常憶此語子
笑曰此清矣末厚也如岑嘉州舟移城入樹錢仲文煙
火隔雲深一句凡幾轉折此乃句法之正傳耳然此厚
矣未化也子建明月照高樓陶公依依墟里烟斯入於
化以此求三百篇風旨不遠矣雖然化境非初學所知
正傳猶非初學所能仍於清者效之庶幾不致躐等不
誤歧途而可以馴致也

李西涯漸臺水樂府末句若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
瀾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絕望意

卷四

九

養一齋詩話

西涯自謂用不字乃見高高瀾瀾無可奈何有餘不盡
意質之謝方石亦不能決予謂字法固當著功要之先
爭命意意之上者無間字法意之下者雖鍊字施百分
力終無入處惟意之次者須字法轉幹使道健耳此詩
末四句意本平平無論不字當字味皆不足則舍旃可
矣何必用精神於不必用者也西涯嘗自述其題扇詩
云楊風帆出江樹家選選在何處意到突機自流神自
遠何曾核算字法而後出羣哉其觀基三言曰勝與頁
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此等率筆雖百般改字又何益

若謝方石者。送人兄弟云。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此直剝宋人雪詩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全句而味亦不足者也。西涯詩中。鉅公何亦傳賞不置。

詩與樂相爲表裏。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詩爲六藝之樂。是專於詩韻求詩。而使詩與樂混者也。夫詩爲樂心。而詩實非樂。若於作詩時。便求樂聲。則以末汨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側清濁。亦相依仿。而詩化爲詞矣。豈同時人服西涯詩。獨具宮聲。西涯遂卽以詩爲樂乎。

卷四

十

養一齋詩話

西涯謂五七言古詩。仄韻者。上句末字。類用平聲。惟杜子美多用仄。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爲超健。回視純用平字者。便覺萎靡。無生氣。此卽趙秋谷聲調譜耳。詩原不可廢。此而豈詩之本耶。然西涯詩。如童子無語對人。閒實古詩之不合調者。芳草晴烟已滿城。一句中三用上聲字。又於聲調合耶。唐人張喬詩。起讀前秋轉海書。亦一句三上聲。皆不合調。

開闢以來。原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百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

此皆廓而無當。以皮殼爲詩者，以西涯精誦而亦賞之異矣。然學詩之失戒廓，則每入於纖。纖亦不可不防也。如紅梅詩云：錯認桃林誤放牛。纖極矣。西涯又賞之。且桃林地名，非桃花林也。桃林之放牛，乃周王武功告成時事。與牧人何干。由纖得誤，直不堪一笑者。而猶以爲名句耶。

錢思復西湖竹枝云：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妬蛾眉柳妬腰。黃龍洞前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瞿宗吉和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繫郎腰。願郎得似長江水，日

卷四

十一

養一齋詩話

日如期。兩度潮。二詩予以爲有唐人竹枝法。解此方不是。七絕方不是。謠諺方不是。市井語。今人所傳竹枝門外漢耳。

李義山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沈山。真類老杜江海三年別，乾坤百戰場。范晞文以此爲杜。不知乃得杜之皮也。黃葉仍風雨，青樓自管絃。亦有杜意。然從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脫換而出。識者謂終是食而不化若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學杜而得其粗率者，又開

至唐而又一轉視前此之陳陳相因者有別矣如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則云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古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謝康樂則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元暉則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江文通則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子建詩始出巖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則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則云昔辭秋未素今來歲戴華子建詩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浦潘安仁則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則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陽馬上

夢不分明則又鄙陋不成語矣洞庭阻風云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豈似詠洞庭者氣骨之瑣可知若烟垂柳帶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卽在詞中其品亦居下下

曹唐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固屬鬼詩然未若黃滔之家上題詩蘇小見江頭醉酒伍員來爲尤足笑也蓋晚唐醜態無所不備

魏晉六朝人詩率多前後沿襲雖爲唐人所祖然風氣

卷四

三

養一齋詩話

至唐而又一轉視前此之陳陳相因者有別矣如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則云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古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謝康樂則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元暉則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江文通則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子建詩始出巖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則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則云昔辭秋未素今來歲戴華子建詩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浦潘安仁則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則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

詩集作詩天子
附錄

水山一唱百和。甫見於此。旋見于彼。望之無色。咀之寡味。此如七發之後。有七啟。七命。答客難之後。有解嘲。釋誨等作。轉相倣效。了無心聲。生氣盡矣。六朝風氣類然。非有唐大手。下筆如有神。巨刃摩天。揚者何以起。歷代之衰。爲風騷之繼也。嘗謂人於詩文。當自我作古。偷古固非。擬古亦屬多事。如自君之出矣。乃徐偉長雜詩末四句。後人亦拈出相效。豈有得意之筆。仍是原詩。思君如流水。無有窮已時。爲天然流出。耐人百讀。耳杜子美作樂府。並不用漢魏舊題。元相所謂不著心源。傍古人者。後人之所宜法也。

卷四

古

卷四 一齋詩話

纔入維揚郡。五律。或云祖詠作。或云鮑溶作。縣宜清且儉。五律。或云儲光羲作。或云鄭谷作。朝宴華堂暮未休。七律。或云李羣玉作。或云許渾作。露濃烟重水萋萋。七律。或云王建作。或云溫庭筠作。寂寞古行宮。五絕。或云顧況作。或云元稹作。君恩已盡欲何歸。七絕。或云趙嘏作。或云孟遲作。皆兩集并刻。而有一誤。非相襲也。此如秦少游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牀。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本是七絕。放翁七律。直以此

爲前四句。殆秦集誤入耳。若羅隱隴頭水詩。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于瀆則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或以二詩爲相襲。亦非是人。卽不善作詩。未必有全首。或數句相襲者。于瀆巫山高極佳。固錚錚者。而肯八句詩襲隱四句乎。至於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李嘉祐皆有之。一則五言。一則增二字爲七言。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李白衛萬皆有之。一則七絕。一則七古。然則唐詩時有一二句相襲者。要之刻苦摹擬之習。較之六朝則漸少矣。此唐人高出前代處也。

卷四

五

養一齋詩話

范曄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甚不喜其說。如雲間星月浮山殿。雨過風雷繞石墻。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風傳鼓角霜侵戟。雲捲笙歌月上樓。不過崢嶸其貌而已。若一聲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高樹有風聞夜聲。遠山無日見秋燈。兩岸晚烟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風。不免有圓熟太過之病。况如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昔年顧我長青眼。今日逢君盡白頭。琴曲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忘

更尋方。尤淺易不耐咀。舍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然翁閒居遣興七律時或似此。雖圓密穩順。一時可喜。而盛唐之氣魄。中唐之情韻。杳然盡矣。必求渾之名語。惟山鳥一聲人未起。半牀春月在天涯。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潮生水國蒹葭響。兩過山城橘柚疏。稍能振作。自成一隊。而全篇又不盡老成。未能如五絕之夜戰桑乾北。七絕之勞歌一曲解行舟。五律之紅葉晚蕭蕭。全局俱動。爲晚唐之翹秀也。大抵渾之絕句五律。綽有家法。若必推重其七律。則久將以熟套爲詩。而無獨得之妙。論文轉謂渾之絕句。是其所短。怪矣。

卷四

六

養一齋詩話

杜荀鶴詩品庸下。諸事朱溫人品更屬可鄙。其溪居叟云。溪翁居處靜。溪鳥入門飛。早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極有老氣。然此詩前四句亦云。僧景雲作。殆未必出其手。觀其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山川多少地。郡邑幾何人。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便是仙。此時晴景愁於雨。是處鶯聲苦似蟬。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回頭不忍看。

羸童一路行人我最窮。等辭氣粗鄙亦云至矣。除暮天
新雁起汀洲一絕外。惟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高下
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數句月華星彩。坐來收
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瓶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
流下前灘也不知。二絕耳乃自編其集。號以唐風。又作
苦吟詩云。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
不吟時。不亦夸而拙乎。

司空表聖奇鄭都官幼慧許爲一代風騷主。然觀其早

卷四

七

養一齋詩話

入諫院詩云。紫雲重疊抱春城。廊下人稀靜漏聲。偷得
微吟閒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詩雖旖旎。豈諫院中言
語。風騷意旨。未易窺尋也。楊子江頭一絕。今古流誦。然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
莫向春風唱鷓鴣。向不以此鷓鴣得名。較之雨昏青草
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尤有風調耶。遊子乍聞征
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亦屬卑卑語。與雪下文君酤酒
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烟開水國花期近。雪滿長安酒價
高。皆便於流俗之耳目。無當於詩家之雅音。其誦懷云。

苦吟殊未補風騷自知者能自屈也

方干愛押來字韻如別墅云一池寒月逐潮來贈葉尊
師云有夜自攜星月來千峯樹云斜行沙鳥向池來南
亭云谿聲常送落花來惟別墅南亭二來字工然古今
來字佳句極多未易悉數擇其上者言之如太白之濤
白雪山來單于秋色來黃河之水天上來少陵之春帆
細雨來黃知橘柚來不盡長江滾滾來是何曲折氣象
可見詩不在下字押韻

昔人愧曾子固不能詩然其五七言古甚排宕有氣近

卷四

六

養一齋詩話

體佳句如流水寒更澹虛窗深自明宿幌白雲影入窗
流水聲一徑入松下兩峯橫馬前壺觴對京口笑語落
揚州時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頗得陶謝家法七言如
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微破宿雲猶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鴉
一川風露荷花曉六月蓬瀛燕坐涼娟娟野菊經秋澹
漠漠江湖帶雨渾入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峯雪後寒
又七言絕句如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更狂解
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紅紗籠燭照斜橋覆

觀飛鞏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隄涼月一溪潮雲
帆十幅順風行臥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酒
醒還對紙牕明皆清深婉約得詩人之風旨謂其不能
詩者妄矣唐李文公勣人亦謂其能文不能詩其全集
詩止七首無一上乘語惟贈藥師僧云我來問道無餘
說雲在青霄水在瓶稍有清脫之氣若拜禹歌則奇詭
不可解詩文二途殆不可以相兼歟皇甫持正古詩則
略勁整較勝習之矣

晚唐於詩非勝境不可一味鑽仰亦不得一概抹殺予

卷四

九

養一齋詩話

嘗就其五七律名句摘取數十聯剖爲三等俾家塾後
生知所擇焉如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古戍落黃葉
浩然離故關孤雲與飛鳥千里片時間猿啼洞庭樹人
在水蘊舟鳥聞知有國波外恐無天前邨深雪裏昨夜
一枝開西風滿天雪何處報人恩五言之上也如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秋風滿
關樹殘月隔河雞高窗雲外樹疏磬雨中山曙分林影
外春盡雨聲中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長疑卽見面
翻致以無書五言之次也如柳占三春色鶯偷百鳥聲

葉寒凋欲盡。泉冷落微遲。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樹
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鉤聲。遠鐘
驚漏壓。微月被燈欺。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五言之
又次也。上者風力鬱盤。次者情思曲摯。又次者則筋骨
盡露矣。以此法更衡七律。如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
壺上翠微。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莫憶江
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
葉雨聲來。七言之上也。如一院落花無客醉。五更殘月
有鶯啼。黃菊倚風邨酒熟。綠蒲低雨釣船歸。城臨戰壘

卷四

三

養一齋詩話

黃雲晚馬渡寒沙。夕照微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
午晴初。七言之次也。如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
天涯。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薜荔惹烟籠
蟋蟀。芡荷翻雨溼鴛鴦。牆頭細雨垂繡草。水面回風聚
落花。七言之又次也。若羞多轉面語。妬極定睛看。怨魂
迷恐斷。嬌喘細疑沈。鴛鴦占水能嗔客。鸚鵡嫌籠解罵
人。香燭有光妨宿燕。畫屏無睡待牽牛。皆晚唐之最下
最傳者。愛其輕靡。從此問途。則詩爲惡道。必須將義山
之無題。曹唐之大小遊仙。溫李之錦檻洞戶等五排一

概汰除方有清淨基址而才人必好言此以爲風華韻
事益並晚唐之次乘兩等而亦無心審其分量遑問其
上焉者乎



卷四

三

卷四
一
詩話

許常有洞庭詩。號爲許洞庭。然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
山。語意平弱。鳥飛應畏墮。尤涉痕跡。惟帆遠川如閒。五
字佳。然亦不必是洞庭詩。少陵襄陽後。何爲動此筆耶。
棠又有洞庭湖七律。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泊釣
船。云云。然別本又作張泌詩。要之皆不稱題。惟閱賞步
易遠野吟聲自高十字。可誦耳。嘗云。自得一第。筋骨輕
健。愈于少年。咸通十哲議論可笑如此。

卷五

司空表聖詩品。首列雉。渾二門。然其五言。如草嫩侵沙
長。冰輕着雨消。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夜短猿愁滅。
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碁聲花院閉。旂
影石壇高地涼。清鶴夢林前。蕭僧儀暖景。雜聲美。微風
蝶影繁。七言如。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孤。
岷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回孤枕。猶
是殘燈照落花。佳句疊疊。終無可當雉渾之目者。若其
漫題偶題雜題諸小詩。亦多幽致。如破巢看乳燕。留果
待啼猿。鳥窺臨檻鏡。馬過隔牆懶。曬書因閱畫。封藥偶

和丹鷗和湖雁下雪隔嶺梅飄溪漲漁家近煙收鳥道
高陂瘟侵牧馬雲影帶耕人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
頗令人應接不暇要於雄渾兩字概乎未有聞也表聖
以後善論詩者首數滄浪嚴氏平時以李杜之金鎗擊
海香象渡河爲法而李西涯謂滄浪所論超離塵俗反
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作徒得唐人體面少超拔警
策處凡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
力其滄浪之謂乎愚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亦猶
是也而自題其集云撐霆裂月劾作者之肺肝亦吾言
之無作蹈怨已則昏之弊不類善論詩者所云矣雖然
表聖勁節清標映蔚史乘詩卽未造穩境後人猶諒之
況有進於此者哉詳本而略末凡持論者所當知也

卷五

二
卷一齋詩話

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江流日夜變秋
聲此襲而善者也襲而善者意轉而境深否則意浮而
調舊毫釐之分天地懸隔作詩者仍以不相襲爲審慎
耳漢人樂府白露變爲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雅
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他人免效此操

張子野湖州西溪詩。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上句佳。卻似詞。下句不佳。尙是詩。箇中消息。當參。袁簡齋謂唐宋者。歷代之國號。與詩無與。詩者各人之性情。與唐宋無與。雋語解頤。一空。茹障。簡齋詩可議。此論不可廢也。明人詩大致學唐。惟吳文定作詩作字。皆學蘇公。李文正主張唐人者。亦稱其詩之醜。郁深厚。唐宋原不分畛域也。第專學蘇公。亦恐做病耳。

前謂劍南閒居。遣興七律。時仿許丁卯之流。非究之也。如數點殘燈。沽酒市。一聲柔艣。採菱舟。高柳簇橋。初轉。

卷五

三

養一齋詩話

馬數家臨水自成卽。似蓋微雲纔障日。如絲細雨不成泥。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童兒衝雨收漁網。婢子聞鐘上佛香。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釣收鷺下虛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瓶花力盡無風。鹽爐火灰深到曉。溫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蘋。徐動覺魚行。如此更僕難盡。無句不工。無工句。而莽許了卯之流也。陳訐曰。放翁一生精力。盡於七律。故最多最佳。古詩稍有鬆處。夫謂陸之律勝於古。已屬一誤。又謂七律乃一生精力全注。尤不識其用力處也。且放翁七律佳者。

誠多。然亦佳句耳。若通體渾成，不愧南渡稱首者。嘗精求之矣。如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荆揚，日夜流。早歲君王記姓名。至今顛覆邊城時，壯士無功老。耆遠征人有夢歸。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諸公勉畫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三峽猿催清淚落。兩京梅傍戰塵開。只要閭閻寬。箠楚不須亭長肅。弓刀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十月風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滿江天。夷甫諸人骨作塵。至今黃

卷五

四

養一齋詩話

屋尙東。巡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上。陽宮遠。戌十年論的博壯圖。萬里戰皋蘭。綠沈金鎖俱塵委。雪灑寒燈淚。數行滎河溫洛帝。王州七十年來禾黍秋。此十數章七律著句既道全體。亦警拔相稱。益忠憤所結志。至氣從非復尋常。意興較之全集七律數十之一耳。然論放翁七律者。必以此爲根本。而以數點殘燈沽酒市等詩附之。乃知詩之大主腦。翁之真力量。否則贊翁而翁不願也。翁詩云。苦心自古之真賞。其信然矣。

放翁詩學所以絕勝者。固由忠義盤鬱于心。亦緣其於

文章高下之故能有具眼非後進幹才所能知也白鶴
館夜坐云袖手哦新詩清寒愧雄渾屈宋死千載誰能
起九原中間李與杜獨挹泔水塊自此競摹寫幾人望
其藩蘭茗看翫翠烟雨啼青猿豈知雲海中九萬擊鵬
鷗書歎云文章有廢興蓋與治亂符慶歷嘉祐間和氣
扇大鑪諸公實主盟渾灝配典謨吾猶及故老清夜陪
坐隅論文有脉絡千古著不誣八幽士固有速售理則
無感懷云世儒鑿戶牖道術將瓜分孤陋守一說百氏
殆可焚後來豈無人鼻望誰揮斤巍巍貞觀治房魏出

卷

五

養一齋詩話

河汾文章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
復需人爲君看古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
殊瀆濁后夔不復作千載誰與期此等議論乃千百大
匠嫡傳拙工淫巧兩無是處能之者一代不過數人卽
知之者亦未可多得朱子論放翁詩曰近代惟見此人
有詩人風致劉后邨曰放翁學力似杜甫蓋放翁固知
之而幾幾乎能之者

放翁詩擇而玩之能使人養氣骨長識見如題十八學
士圖云但餘一事恨千載高陽繆公來竄名長門怨云

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古意云士生固欲達又懼徒
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澹無味灌口廟云姓名未死終
磊磊要與此江東注海古離別云死卽萬鬼類生當致
虞唐丹雞不須盟我非兒女腸艾如張云稻梁滿野弃
不啄雖有竒禍無階梯書志云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
鐵鑄爲上方劍鑿以佞臣血古意云夜泊武昌城江流
千丈清寧爲雁奴死不作鶴媒生堆阜睜矚壁立千仞
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也彼豈以消遣景物爲事者哉
放翁作梅詩多用全力如山礬水仙晚角出大是春秋

卷五

六

養一齋詩話

吳楚僭餘花豈無好顏色病在一俗無由矻未欄玉砌
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又如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
破荒開此花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壯色正知無衰高堅
政要飽憂患放弃何遽愁荒遐又如精神最遇雪月見
氣力若戰冰霜開羈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
摧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筆力橫絕竇能爲
此花寫出性情氣醜者但不無著力太過至於平生不
喜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
樓一笛風語涉譏刺亦非本色若坐收國土無雙價獨

亡東皇太一前相逢只怪影亦好歸去始知身染香又
嫌好使事也嘗謂放翁詠梅七律至數十首惟孤城小
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掩門一聯稍得神耳

梅詩最難工卽以千古名句論之如鮑明遠霜中能作
花樓質寡深情庾子山定有詠花人流動關精理枝高
出手寒高簡不細入陰鏗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緊
切之餘蘊陳君倚草短猶通屨梅香漸著人旖旎少真
致老杜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卿愁別致異中
鋒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閒情未獨造崔

卷五

七

賞一齋詩話

道融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刻擊無渾涵王荆公遙

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親切有雅氣坡公數枝殘綠風

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精妙近瑣屑海南仙雲嬌墮砌

月下縞衣來扣門綺思妨正骨張文潛清香侵硯水寒

影伴疏燈婉約亦側面謝疊山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

修得到梅花悲鬱非卽景卽連仙以梅詩擅名而泚水

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亦雅淡嫌寬泛疏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猶韶秀之遠神也必求名

句惟老杜山意衝寒欲放梅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釋

惜未見
号老咏
梅詩常
若何得
也林春

此篇考
補少覺
可足

齊已前邨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連仙雪後園林纔半樹
水邊籬落忽橫枝及放翁孤城小驛一聯耳晚宋張澤
民有纔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
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然韻味終未深也
梅詩難工如此而方虛谷所選多至二百首佳句不能
三五聯冗濫無識一何可笑

宋人蕭士德梅詩有江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
枝看似崛強實與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
一太熟一太生同是詩家左道凡學詩者入手卽闕此

卷五

卷一齋詩話

二種方有根基可望勿認蕭君二語勝于季迪也

宋人梅花詩如戴復古水邊山際頻凝顧怕有寒梅昨
夜花杜小山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張良
臣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似香史文卿夜半和
風到窗紙不知是雪是梅花巖月澗昨夜瓦瓶冰凍破
梅花無水自精神徐元杰母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
花第幾枝皆舌尖上言語非詩蘊也惟黃穀城一夜霜
清不成夢起來春意滿人聞畧可與道仙亞耳

韓子蒼倦鶴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偷秀老有

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純是筋骨然皆語盡
意中唐人不肯爲者或曰唐宋真有分乎曰否胡少汲
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此即唐人語矣胡
猶宋之不甚著名者也

賀方回定林寺詩破冰泉脈漱籬根壤衲遙疑挂樹猿
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荆公見之大加稱
賞僧顯忠閒居詩云竹裏編茆倚石根竹莖疏處見前
邨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荆公亦常誦不
去口二詩風味甚似然方向雖各手猶未逮僧詩之清

絕也

卷五

九

養一齋詩話

杜紫薇謂李長吉詩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夫奴僕
命騷者惟三百篇耳長吉爲騷之奴僕而不足者也長
吉古詩吾惟取其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買絲繡作
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
貫當中雄雞一聲天下白涼風雁啼天在水諸句及長
卿寥落悲空舍曼倩諷諧取白容見買若耶溪上劔明
朝歸去事猿公一絕耳餘非鬼語則詞曲語皆不得以
詩目之嚴滄浪云玉川之怪長吉之詭天地間自欠此

體不得立論已屬支離劉後却並謂古樂府惟李賀最工直反易東西倒亂黑白之言也後邴頗學長吉如趙昭儀春沐行小蓮夾擁真人紅梅犯雪敲一朵東阿王紀夢行軟香蕙雨裙衩溼紫雲三尺生紅鞞此類成何言語詩之妖而已矣

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秦少游以之入詞緣此句本似詞也至於黑雲壓城城欲摧酒酣喝月使倒行石破天驚逗秋雨酒中倒臥南山綠卷起黃河向身瀉凡有意作奇語者皆易爲之何也無理之奇本不奇也變險

卷五

十一
養一齋詩話

而媚則又如一雙瞳人翦秋水小槽滴酒眞珠紅玉釵落處無聲膩高樓唱月敲懸璫春營騎將如紅玉等句此尤詞場騁妍之慣技卽之可喜久之生厭者然釣名之士欲人一見驚喜刻意造句必險必媚而後易於動目嘔出心肝者竟爲後世聲氣用矣悲夫

長吉滾炬迎新入幽壙螢擾擾石馬臥新烟陵樹風自起旋風吹馬馬踏雲紙錢窸窣鳴旋風秋墳鬼唱鮑家詩嗷嗷鬼母秋如哭彭祖巫咸幾回死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柏陵飛燕埋香骨等句固鬼詩矣卽如瘦馬羸敗

草冷花寒露姿霜重鼓聲寒不起老兔寒蟾泣天色空
山凝雲頽不流九節菖蒲石上死劫灰飛盡古今平東
關酸風射眸子鯉魚風起芙蓉老家入折斷門前柳況
是青春日將暮秋風吹地百草乾從君翠髮蘆花色妾
顏不似如花紅隨意拈出一語皆天亡徵也人非與壽
爲讐何苦做之哉至如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
花碧漏催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蘭風桂露洒
幽翠紅絃裊雲咽深思寒入梁恩殿影昏彩鸞簾額著
霜痕畫絃素管聲淺繁花裙綵繡步秋塵麒麟背上石

卷五

七

養一齋詩話

文裂虬龍鱗下紅肢折皆以極豔之辭寫極慘之色宛
如小說中古殿荒園紅妝女魅冷氣逼人挑燈視之毛
髮欲豎吾不解世人何以愛好之也

鮑溶詩云門前青山路眼見歸不得姚合詩則云門外
青山路因循自不歸憤婉各盡其妙合詩體氣清整人
以爲宋末四靈之開山恐不盡然

元微之目張承吉爲雕蟲小巧襲藉之恐變風教此雖
譏謔之詞不足爲據然如承吉所製邠王小管李暮笛
玉環琵琶邠娘羯鼓要娘歌悖挈兒舞容兒鉢頭寧哥

來阿鶴湯集靈臺諸絕句專覓宮闈瑣事被之諷詠揚
其闕失得不有妨名教至於病宮人愛妾換馬諸律以
及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蟲鎧金斜雁子鞍帕嫩鴉兒
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鴛鴦鈿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諸律句豈非纖俗害正之尤耶吾獨
惜以承吉之才能爲晴空一鳥渡萬里秋江碧河流出
郭靜山色對樓寒海明先見日江白迴聞風地盤山入
海河繞國連天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風帆彭蠡疾
雲水洞庭寬人行中路月生海鶴語上方星滿天潮落

卷五

三

養一齋詩話

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洲諸句可以直跨元白之
上而竟爲微之所短又爲樂天所遺也凡有才者總須
貴重其言承吉不自慎惜天耶人耶當自反矣然樂天
薦徐凝而抑承吉心實不公計敏夫乃謂樂天以寶行
取人殆喜凝之樸畧椎魯而以祐之宮體豔詩爲輕薄
不知凝詩如恃賴傾城人不及擅妝惟約數條霞一日
新妝拋舊樣六宮爭畫黑烟眉憶得倡門人送客深紅
衫子影門時何嘗非宮體何嘗非豔詩耶且凝詩無語
不拙自夸一條界破青山色坡公目爲惡詩而後人猶

理其寃可笑甚矣。祇古樹一絕云：古樹歌斜臨古道，枝不生花腹生草。行人不見樹生時，樹見行人幾回老。歷落有姿致，而此詩或謂僧伯皎作。編入宋詩中，亦未信其果爲凝詩否也。考凝之詩，旣無以過人，其所以得白公之推重者，白刺杭州，訪求牡丹，開元寺僧植一本，以待白至，凝不識白，而先有含芳，只待舍人來句，殆捷于逢迎耶。中聯云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以拙筆而爲巧媒，猶夸於韓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宜張承吉之滋不服。

卷五

三

養一齋詩話

耳

宋絕句尤不似唐。然王漁洋池北偶談專錄宋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何嘗不可與唐人匹。予又從近人嚴長明用晦所選千首宋人絕句中，反覆揀擇，得其似唐者百數十首，承漁洋之風旨。廣漁洋所未備。世之於唐宋分左右祖者，喙亦可以息矣。第用晦此本較之洪容齋唐人萬首絕句，纂次頗核，所選詩皆有可觀，亦較勝王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本，而宋人絕句之佳者，仍未盡於是也。如歐陽公豐樂亭云：紅射青山日欲斜，長蘂草

色綠無涯。游人不管春將老。來往庭前。踏落花蘇子美
夏意云。別院沈沈。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
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蘇長公澄邁驛通潮閣云。倦
客愁聞歸路。送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
覺青林沒。晚潮南望云。埽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
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韓子蒼代葛
亞卿作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
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陳簡齋清明云。卷地風拋
市井聲。病扶危。坐了清明一簾晚。日看收盡楊柳微風。

卷五

十四

養一齋詩話

百媚生。范至能橫塘云。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
依然。年來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陸務觀讀書
書云。諸公日飲萬錢廚。人乳蒸豚玉食無。誰信秋風籬
城裏。有人歸棹爲尊鱸。聞雁云。過盡梅花把酒稀。薰籠
香冷換春衣。秦關漢苑無消息。又在江南送雁歸。游寒
岩釣磯云。竹裏茆茨竹外溪。粼粼白石護苔磯。想應日
日來垂釣石上。篔簹衣不帶歸。嚴坦叔兵火後還鄉云。萬
屋烟銷餘塔身。還家何處訪情親。舊時巷陌今難認。卻
問新移來住人。嚴滄浪酬友人云。湘江南去少人行。瘴

雨壺煙百草生。誰念梁園舊。詞客桃榔樹下。獨聞鶯釋道潛臨平道中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蛉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江洲。戴復古江邨晚眺云。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舸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飛起入蘆花。此十數絕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異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卽以詩論。亦明珠美玉。千人皆見。近在眼前。而嚴氏輩若無睹。故操選枋爲至難也。

宋人絕句亦有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者。如陸放翁

卷五

五

長一齋詩話

讀苑至能攢錄云。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知應有恨。亦逢漢節解沾衣。追感往事云。諸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朱繼芳淮客云。長懷萬里北風客。獨上高樓望秋色。說與南人未必聽。神州只在闌干北。吳則禮絕句云。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頭覓何時是太平。路德章盱眙旅舍云。道傍草屋兩三家。見客攜麻旋點茶。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鄭汝諧題盱眙第一山云。忍耻包羞事北

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無人勸，却向都梁記姓名。此類純以勁直激昂爲主，然忠義之色使人起敬，未嘗非詩之正聲矣。至於元吉夜坐云：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在江南。宋无杭州云：內前尚有中官在，却聽西番寺裏鐘。張璠官柳云：裊裊亭亭忒無賴，又將春色誤江南。亡國之餘，尤爲痛絕。讀之令人欲涕，是亦性情之正也。

張文潛以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爲奇語。魯直自以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書卽江山爲

卷五

七

張一齋詩話

奇語均未奇也。魯直山園燕坐圖畫出，水竹夜牕風雨來，落木千山天厲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奇語矣。魯直水作夜牕風雨來，作夜牕風雨來，屢常客有可人，期不來，均得唐人句意。張文潛素少游，並稱而秦之風骨不逮張也。秦之得意句如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入家笑語聲。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婉宥有姿矣。韓文潛之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斜日雨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菱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

川明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漱井涓涓，醉掃花坐。晚涼力量似遜一籌，蓋秦七自是詞曲宗工。詩未專門也。漱井一聯尤爲山谷所賞。楊誠齋所謂山谷前頭敢說詩絕稱漱井掃花詞是也。

瞿宗吉歸田詩話頗多揚扆所作天魔舞樂府聲調殊不盡合。至義士行陋矣哉。烏江八千軍壯矣哉。海島五百人尤不成詩句。看燈詞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來晴。邨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此與邨歌何別。吾惟愛白蓮橋下暫停舟。垂柳陰陰拂水流。舞榭歌樓俱寂寞。滿天梅雨過蘇州。一絕耳。

卷五

七

養一齋詩話

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絕句也。漁洋池北偶談取宋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此亦與焉。宋人千首絕句。則以爲鄭文寶詩繫於寇萊公前。誤矣。又改春潭爲寒潭。與下三句意尤不洽。予考文潛此題詩。又有一首云。風棹浮煙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前詩以情致勝。此詩以氣格勝。皆唐人佳境。漁洋遺之何也。予又考文潛所詣在北宋。當屬大家。

無論非少游无咎所能。卽山谷後山亦當放出一頭地。蓋勁于少游。婉于山谷。腴于後山。精于无咎。蘇公以爲起逸絕羣。山谷以爲筆端。可以回萬牛。誠非虛譽。其離黃州七古。酷摹老杜。洪容齋賞之。然尤非其至者。予最愛其昭陵六馬五古。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七古。真得老杜神理。其輸麥行牧牛兒兩詩。摹寫情態。質而愈文。雖使文昌仲初爲之。寧復過此佳句。如星低春野。路月淡夜淮風。江城過風雨。花木近清明。風江客帆疾。晴野雁行遲。雲露窗前日。秋明樹外天。淺山寒帶水。旱日白。

卷五

七

養一齋詩話

吹風川平雙槳上天關。一帆西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溪田。雨足禾先熟。海樹風高葉易秋。愁如明月長隨客身。似飛鴻不記家。是皆中唐以上風格。不墮晚唐門徑。卽其下者如幽花冠曉露。高柳旒和風。花鬢嬌帶粉。樹角老封苔。澗泉分代井。山葉埽供廚。蝶衣曬粉花。枝午蛛網牽絲屋。角晴幽花避日房。房歛翠樹含風。葉葉涼。柳色漸經秋雨。暗荷香時爲好。風來綠野染成。延晝永。亂風吹盡放春歸。猶堪與趙倚樓爭席矣。歷代以來推崇稱述不止一人。然以爲山谷山谷少游之右者無之。

蓋均爲成見所蒙大名所壓耳

或問六言詩法子曰王右丞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
猶眠康伯可啼鳥一聲邨晚落花滿地人歸此六言之
式也必如此自在諧協方妙若稍有安排只是減字七
言絕耳不如無作也

卷五

九

養一齋詩話

養一齋詩話卷六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徐仲車先生寄陳瑩中詩。湘江之竹可爲箭。吳江之水可淬劍。箭射讒夫心。劍斫讒夫面。讒夫心雖破。胸中膽猶大。讒夫面雖破。口中舌猶在。生能爲人患。死能爲鬼害。數語雄快痛切。與小雅巷白同風。昌黎利劍詩。劇有勁骨。猶當遜此。此正治心直養氣之效也。豈怪放之謂哉。句如醉卧不知雲。到枕吟行惟許鶴。隨身隴上耕。隨殘月去。日邊帆帶落霞收。小艇醉眠寒夜雨。短帆閑挂

卷六

養一齋詩話

夕陽風皆淡然。自胸腹中流出不假工力。雕鑿此卽安定教。以勿安排者歟。其贈山谷云。不見故人彌有情。一見故人心眼明。忘卻問君船住處。夜來清夢繞西城。寥寥短章。而質實深厚之意。溢於楮墨。先生嘗示學者曰。爲文字無學。纖麗須是渾渾有古氣。此章近之矣。宋人千首絕句。選之有旨哉。

李西涯花將軍詩。縱橫激壯音節入神。真得歌行之奧。尤妙後幅。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雲汝不死猶兒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

數句灑洄峭健。面面懇到。真有史記漢書筆力所作論
史樂府轉不逮此。論史諸樂府。予只取安石。後數句
云。匹夫憤。沙天爲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
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奸黨碑。但見奸臣傳。筆筆轉側有
鋒。論斷神境。然終與古樂府不類。陳元孝謂可自爲一
格。平允之論。尤西堂專仿此格。爲明史樂府。愈不逮西
涯之簡勁矣。西涯七古。大氣流行。亦欠簡勁。然音節無
不可愛。此翁於音節最留神。且其振起衰靡。吐納衆流。
實聲詩一大宗。王元美以爲西涯之於李。何如陳涉之

卷六

養一齋詩話

於漢高。不無抑揚。失當。愚謂崆峒如淮陰侯。雄略蓋代。
大復如張子房。英氣內聳。而西涯則蕭相國之包含羣
策也。可漫爲軒輊哉。

吾鄉詩人。入古人堂奧者。前推宛卽。後則虞山。南樓楚
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生。漁洋詩話錄之。而感舊集
則生改作增。殊無意緒。然古調堂集本作增。闔再彭送
虞山之江南詩。濤聲二月不知冷。花氣三山到處增。正
用此韻。漁洋從其原本刻耳。集中佳什。疊疊南樓楚雨。
一聯尚非至者。歸愚別裁。祇選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亦

未盡其美也如雞鳴行云天上飛星似飛箭荒雞喔喔
鳴村店夢裏心驚是惡聲挑燈直視牀頭劍開門星散
喜重明躍馬披衣共北征丈夫暗昧那能處會向青天
白日行悲壯可接高常侍花朝泊廣陵云東風三百里
一日下雷塘春水波微綠江天柳在黃居然謫仙風度
出洋云客愁深似海到海轉無愁萬念同歸盡孤帆已
莫收一氣歸何所茫茫不可知只疑無水處便是到天
時邁往清雄中唐以下不屑措意也句如沙老磯橫出
灘高水亂流螢光依燭暗蟲語逼人清岸篠低敲翠岩

卷六

三

養一齋詩話

花濕倒紅雨過峰羣出天清鳥自歸人逃黃葉渡馬縮
白橋霜稻花蒸日晚瓠葉動風涼樹喧山雨過燈暗草
蟲飛秋泥三尺雨古樹萬重山樹垂官岸老山壓縣樓
低烟光一鳥白秋色萬山明枕殘孤棹月山瘦五更霜
魚窺人影散鴉抱夕陽歸暑臨黑水邊雲暗動梁州
漢月高高樹寒烟孤鳥過大湖涼雨一天收磬寂鳥聲
喧佛座簾開花氣入詩龕詩客暮雲叩竹杖美人秋水
木蘭舟萬里瘡痍增客淚千山風火動邊聲風吹鐵甲
鳴駝背雲捲牙旗斷雁行足使表聖失步仲晦變色歸

愚操選枋不能表章英彥殊可惜也然歸愚所選七律
云左顧潮陽右贛州新羅高處萬山頭番獠接地蟠關
隘烽火連天起戍樓日夜鄉心皆北向古今汀水獨南
流可憐滿眼崎嶇路惟有清猿伴客愁清蒼深重直接
少陵一勺水亦可知大海味矣

吾鄉石石丈論詩云今之作者不附于瑯琊北地則附
於公安景陵詩以位置性情攘取他人之性情而私爲
己有尙得謂之有廉恥乎此論快絕昔鍾嶸司空圖皆
作詩品二字都排向外面去石丈說到無廉恥上方是

卷六

四

養一齋詩話

爲詩品的解耳其弔潘若雅明府舞陽殉節詩云舌斷
常山白日斜空教明日滿齋御燕臺六月猶飛雪春到
河陽不敢花葢石丈以明季一諸生闖賊入京北向痛
哭鬱鬱遂卒宜其吐詞激烈如此又立秋前一日飲黃
君擬邨中詩云檐鈴風響亂松聲涼月吹人襟袖明冷
燭畫屏紅粉意澹雲河漢故人情潯陽舊淚弦中落楚
客新愁笛裏生一夜清歌催木葉明朝秋色滿江城與
錢卽何異又讀曲歌云人皆樂歡笑卽獨無言語非卽
無言語窺儂眉未許儂坐鸚鵡旁卽坐青梅下卻嫌梅

子酸只將鸚鵡打神似齊梁人斷非依傍那那北地公
安景陵者又湖居云暮色湖上來遠天束漸小一榻坐
林中停目數歸鳥造意幽秀入神淺薄者無從問渡其
擘摩亦深矣

唐六如詩青山白髮老痴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
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清狂道人郭詡詩云雨腳
風聲滿樹頭隨身蓑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
風波未泊舟此等詩看似淺薄實有無窮之味自王李
鍾譚作此等遂成廣陵散矣六如又一絕云烏衣深巷

卷六

五

卷六 蘇東坡詩話

閉門居滿榻清風臥讀書借問十年何所守炊煙不繼
腹長虛六如負才拓落而清苦如此其品殊不可及郭
詡雖一畫師而中官蕭敬昭以錦衣世官力卻之宸濠
數召與語辭謝遠遁求之弗得一人之胸次極清曠故
脫口能有佳詩非倉卒可襲也

元末羣盜縱橫時事不堪言矣詩家慷慨陳詞多哀風
無餘地獨愛張光弼感事一律云雨過湖樓作晚寒此
心時暫酒邊寬祀人惟恐青天墜精衛難期碧海乾鴻
雁信從天上過山河影在月中看洛陽橋上聞鷓鴣處誰

懽當時獨倚欄悲淒婉篤尋諷不厭五句痛使命之梗
六句歎金甌之破尤爲寄託入微竹垞謂其派出西崑
以萬斛春光金盞酒百年心事玉人箏燒殘蠟燭渾成
淚折斷蓮莖卻是絲牡丹開後春無力燕子歸來事可
憐盡之殊不然其未添白髮三千丈又見銅駝五百年
長空孤鳥望中沒落日數峰烟外青揚州城郭高低樹
瓜步帆檣上下風雄爽可愛西崑無此吐屬也

謝茂秦五律堅整如城宛然唐調然終以有心爲之非
其至也明初詩人郭子章者名不甚著而五律獨得唐

卷六

六

美長一齋詩話

人法外之意如送孫良玉云送君江上去山路雨初晴
落日平淮樹春潮帶曉城酒因今日醉人是故鄉情莫
說王孫怨芳洲綠樹生歲暮云寒月出在戶江城雁獨
飛愁人不能寐鄉淚忽沾衣邱隴十年別星霜兩鬢稀
爲言叢社老歲暮憺忘歸寄陳檢校云遙想紫薇省郎
官直禁樓瓊花天上去清夜憶揚州二十四橋月玉簫
吹兩頭秋風挂帆席幾度大梁遊此三詩句句字字無
非唐人聲息而又不從刻意摹仿而來書之以爲五律
之楷

予讀陳後山集而嘆杜之未易學而不可以不學也杜詩沈而雄鬱而透后山祇得其沈鬱而雄力透空處不能得之故彌望皆晦澁之氣然使假以大年功力至到則鋒鍛洞穿其所造必在山谷上後山詩人言我語勝黃語當信有之也如送外舅郭大夫西川提刑云丈人東南行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曠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狼顧功名何用冬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騫嫁女不離家生

卷六

七

卷一齋詩話

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誤別三子云夫婦有同穴父子貧賤離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母前三子後熟視不得追嗟乎何不仁使我至於斯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愁枕我不肯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爺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小兒襁褓間抱負有母慈汝哭猶在耳我懷人得知示三子云去遠卽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咽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此數詩沛然至性中流出而筆力流擊又足以副之雖使老杜復生不

能過而山谷但稱其温公挽詞時方隨日化身已要人
扶絕可怪也然其累句如觀六一堂圖書云誰爲第一
手未有百世公謂公論也韻似歇脚又云平生一瓣香
敬爲會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謂會爲六一門
人已又師會如子之子爲孫也稱謂殊太過以惡子自
謙尤不倫門戶之見深不自知其言之卑矣他如畫樓
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平添一東字大府禮容
寬嬾慢故家文物尙嫖姚以嫖姚當漢志注飛揚字用
可堪親老須三釜又著儒冠忍一羞以一羞當左傳一

卷六

養一齋詩話

慙字用以及次韻坡公次韻朱智叔爭奇鬪押皆非少
陵所謂波瀾老成者然終以用力於杜者爲故下筆深
重爲一代作家而有餘故曰杜不易學而亦不可不學
也若見後山之晦澁而遂以學杜爲飛始求輕利繼入
佻淫亦亦謬歟

元末之詩宗楊鐵厓乃入於妖明末之詩宗鍾伯敬譚
友夏乃流于鬼王彥滋疑甫一集以淫靡之思刻劃入
骨使人心流氣蕩覺鐵厓徒炫其貌惑人伎倆猶有未
盡致者彥滋乃足爲妖中之妖耳句如含毫愛學簪花

格展畫幃看出浴圖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容
挑牕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陳王著眼先羅
襪濕尉關心到錦鞵體自生香防姊覺眉能爲語任郎
麥素艷乍看疑是月清歡何暇想爲雲能以佛冶不堪
之事寫到通微入元處此卽朱竹垞靜志居琴趣所本
然在詞家亦爲下乘况以之玷汚風雅哉古之燕女廢
志恐亦未臻此境也竹垞斥劉歆謨瞿宗吉楊君謙張
君玉之豔詩如膩汚人而獨謂彥法追李軾韓深得唐
人遺意旣無定志且誤後學他如選魏忠節公長子學

卷六

九

養一齋詩話

伊詩數首幽光勁氣發乎忠孝令人起敬而復選其弟
學濂詩二首夫學濂乞降闖賊乃父兄之罪人縱有佳
詩亦不當錄而况所錄之詩乃帳袋觸柱人初起奩粉
吹香撲未收開簾先籠金約臂插花仍露玉搔頭與王
彥法相類者乎竹垞之志亦荒矣

詠子陵釣臺者或云經過百世見清風爭羨羊裘一釣
翁不有雲臺諸將力釣壇亦在戰爭中或云一著羊裘
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烟水茫茫
何處尋自以爲獨開生面而不知其刻繩無味也以嚴

先生之高節而猶不免諛謀何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晚
唐王貞白詩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愛此景下
視漢公卿不著議論而行以古直之氣最屬高格惜其
不接云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局振不起晚唐通病
末云應憐渭濱叟匡國祇論兵欲揚子陵遂抑太公何
無識乃爾此亦如溫飛卿韜溪詩橋上一通名利迹至
今沙鳥背人飛同一擲揄古聖犯大不韙也方密之釣
臺詩云先生無行事先生不著書但能不肯爲人臣今
人不能棄富貴乃以藏拙譏古人兀傲不羣深中時人
隱猶之疾如不有雲臺諸將力當時若著蓑衣去二詩
皆不能棄富貴而以藏拙譏古人者也徒見其輕薄可
哂而已矣

卷六

十一

養一齋詩話

孟子學孔子其文絕不與孔子類韓子學司馬公其文
絕不與司馬公類吾讀李空同樂府五古學漢魏三謝
直似漢魏三謝也七古七律學老杜真似老杜也七絕
學太白龍標真似太白龍標也何大復摹古之心稍淡
于李而古貌未能脫化則似古者亦多乎似古則知古
人復出故必令人喜令人敬似古則與古人相復亦必

令人疑令人厭吾惜二子以蓋代之姿稟而蹈此愚悞之窠。回蓋生於詩教不振之時。但能採取最高之境而追摹之。卽可以弋大名而有餘。而李又秦人。倔強不能服善。何又短折。學問不能大成。遂致守其故習。以終一生。爲當世之襟冕。來萬世之吹求。亦可悲矣。使二子者本無好名之念。專以陶寫爲詩。天賦卓絕。加以學力。斷然匹休古人。何必爲古人所役。一至此哉。王介州評空同詩。金翅摩天神龍戲海。評大復詩。朝霞點水芙蓉試。風一謂其奇變。一謂其鮮新。不知皆古人之奇變鮮新。

卷六

十一

養一齋詩話

也。于二子何與。雖然近之不師。古者多矣。如二子之英姿高韻。雄視四海。而猶以返古爲事。不敢自作。王張是又今人之韋弦不可不知者也。

青邱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云。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同時吳尚書友雲。送李侍郎宣諭陝西云。侍郎將命出金鑾。道路傳呼遠近歡。關內官曹迎使節。秦中父老見衣冠。雲開太華三峰秀。水遶黃河

九曲寒寄語渭川干畝竹西風還解報平安嘉靖間姚
光虞送周國雍守順慶云使君千騎擁朱幡此去誰云
蜀道難列郡分符虞岳牧前驅負弩漢衣冠潞城月色
揚舫渡巫峽濤聲倚劍看行矣外臺今不薄循良卿相
滿長安吳詩形似季迥而聲情氣骨去之甚遠竹垞譏
其土木形骸是也然姚詩亦屬優孟顧選之而不加議
論何也大抵詩家偷意偷調甚多李端詩盤雲雙鷺下
隔水一蟬鳴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
吟吳僧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陸天錫詩出江吳

卷六

十一

表一齋詩話

水盡接岸楚山稠陳子昂詩雁山橫代北狐塞接雲中
王漁洋詩萬山橫代北匹馬入雲中岑嘉州詩尋河愁
地盡過碛覺天低趙秋谷詩馬足蹙時疑地盡溪雲多
處覺天低明玉欽佩柳枝詞渭水西來萬里遙行人歸
去水迢迢垂楊不繫離情住只送飛花過渭橋王漁洋
詩水華終南萬里遙西來無處不魂消關中若問金錢
卜秋雨秋風過灞橋李空同詩雲雷畫壁丹青壯神鬼
虛堂世代遙朱竹垞詩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書
無聲名手相襲竟成恒事

劉青田二鬼詩。或云擬昌黎二鳥而作。或云在盧仝馬
異間。或云直破劉叉之膽。然吾不責其好作奇語。爲不
經。而恨其多參俚語。爲不雅也。如云急詔飛天神王捉
此兩鬼。拘囚之。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
金繩。將鐵網。尋蹤。遂跡。莫放兩鬼走。遂入嶮巖。五百夜
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搜到九萬九千九百
九十九。何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語意太俚。率
任情。盧仝馬異。劉叉。尙不肯出此。況昌黎哉。一概褒許
詩。不兒戲。卽成惡道。

卷六

三

養一齋詩話

徐文長陰風吹火籬。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
處。沈嘉則凱歌。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偏
才耳。文長詩。八月廣陵濤。一葉渡殘照。嘉則詩。馬蹄明
日天涯路。誰是燈前昨夜人。此方有唐人意。

明之前後七子。遙相唐續。王李命意。原以李何自居。然
弇州宏富有餘。精渾豈如獻吉。滄溟修整自喜。風神那
及信陽。况獻吉之病。已在摹擬太過。歷下效之。而又甚
焉。漁洋云。滄溟弇州皆萬人敵。惟蹊徑稍多。古調浸失。
故不遺宏正。作者是仍以弇州之不甚摹擬。滄溟雖摹

擬而不似李何之專篤爲病也誤人不亦甚歟

青田旅興感懷青邱擬古寓感諸五古氣格逼似唐人然皆非如李何等刻意摹畫之也王敬美謂季迪生宏正李何之間未知鹿死誰手似以青田爲不逮李何而季迪第可與李何匹也不知李何痕跡未融劉高天機自轉高之秀偉劉之深重豈惟開國之巨擘實亦一代之宗工陳黃門謂文成終傷婉弱季迪不中和鸞而推李爲籠罩羣俊各體見長推何爲徽首芳訊瑤臺嬋娟於二子采無貶詞其亦疏於持論矣

卷六

六

養一齋詩話

青田人生無百歲百歲復如何古來英雄士各已歸山阿青邱征塗嶮巖人乏馬飢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淨雲隨空零落四野仰天悲歌泣數行下此二詩殆不知有魏晉無論宋齊以下彼其胸中豈復有摹擬彷彿之念澤之哉李何傑作不少如二詩則無矣此卽優劣之分也予又就青田青邱二子衡之則青田之雄渾博大又非青邱之所能及蓋青邱猶詩人之詩而青田則主君子言志之詩也豈惟明一代之開山實可跨宋元上矣予之論青田青邱優劣如此此猶王敬美陳

黃門所不敢言者

老杜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言外藩預政而不貢也空同謁陵云明禋衮職雖多預備物祠官豈盡供語意支雜不貫矣老杜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襄陽在巫峽之東北故云下空同別徐子云新從北極看南極便自吳江下楚江吳居楚之下游下字可通乎老杜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疊字悲壯正以意蘊深遠空同朱遷鎮云有時風雨一龍吟淺直無義老杜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卷六

五

養一齋詩話

念前此之繁華以歎今之不然空同秋懷云回首可憐葦鼓急幾時重起郭將軍旣思名將可知寇賊滿眼回首可憐是往事矣與幾時重起意那復相攝然則空同之於老杜卽杜詩所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衽褐者徒斥其慕襲之弊猶未盡審

何大復畫魚詩青天萬里拂絹素畫馬歌萬里精神開絹素江山圖歌萬里青天動海岳飛泉圖歌萬里誰論到海心猶沿襲已作況前人哉如畫馬二篇全摹少陵體格鄭平子謂仲默畫馬二篇比之杜陵雄偉少遜而

豈可乎

此卷乃少陵所書於不自知也

逸若有餘然則青出藍而勝藍耶過矣

元西湖竹枝詞竹垞以爲沈自誠作第一其詞云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頭憑誰移得湖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然釋道元詩云湖西日脚欲沒山湖東月出牙梳彎南峰北峰船上看恰似阿儂雙髻鬟措語質樸而奇雋可喜此真竹枝也若沈作亦絕佳然猶可移入七絕中耳

何大復得獻吉江西書云近得潯陽江上書遙思李白更愁予天邊魍魎愁人過日暮鼉鼉傍客居鼓舵襄江

卷六

六

養一齋詩話

應未得買田陽羨定何如他年淮水能相訪桐柏山中共結廬徐昌穀贈別獻吉云爾放金雞別帝鄉何如李白在潯陽日暮經過燕市客解裘同醉酒爐旁徘徊桂樹涼聽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知予遙度赤城梁二詩風姿映蔚千古可云雙璧昌穀尤有六朝風致皆七律中之古調也予見時彥七律甚多不見此種書之以詒來者

鄭少谷寄太白山人云爲問山人孫太初交情歲晚莫教疏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苓日自鋤江夏肯容禰

柳子口
吻如斗
事采
入竹語
占風仍
王臺也

處士茂陵初臥馬相如知君不廢君溪釣書帛能無寄
鯉魚此詩與適所錄大復昌穀一律形質相似情韻則
不能逮然細讀少穀全集古厚鬱轡在七子外別成一
隊轉是真詩觀其律絕近體皆入古音非大復昌穀修
飾音姿者比樸拙處雖專師老杜亦不似空同之偷竊
意調望之可惜也予意欲存風教七子當首推繼之庶
幾詩有實用然震于何李之名者固不知此還清反樸
之功耳

竹垞明詩綜可謂覈矣選詩不盡可人意猶未敢盡議

卷六

七

美長一齋詩話

之乃致有編輯之誤人人共見者如六十八卷顧俊彥
詩病隄經旬滿面埃梅花落盡杏花開畫梁無數空巢
在社雨蕭蕭燕未回七十卷黃翼聖却居雜興三首其
第一首直襲顧詩惟首句換作廿四番風取次來耳四
十七卷王世懋詩歸來雙鬢兩蕭然見畫猶能記昔年
風雨一船曾泊處借人燈火草堂前九十一卷僧德祥
題春江聽雨圖直此一詩惟兩字換作各字耳三十八
卷文徵明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納涼詩竹根雨過
石苔斑鐘梵蕭然書檢關坐愛微涼生碧殿忽看飛雨

失青山雲飛暝色來天外風捲湖聲落樹間最是晚晴
堪眺詠夕陽橫抹蓼花灣五十卷陸治治平寺納涼直
此一詩惟堪詠字換作宜聽字耳又陳淳聞鳥詩重重
煙樹鎖招提野客來尋路不迷纔過板橋塵路隔落花
無數鳥爭啼此詩亦文徵仲題畫之作見張泰階寶繪
錄絕非陳淳詩也按陸治師陳淳陳淳師徵仲故徵仲
詩可誤入兩家集中若顧俊彥黃翼聖王敬美僧德祥
果何以誤入耶要之有因之誤無因之誤選者悉當釐
訂也尤足異者四十二卷錄吳瓊送方際明之金陵旅
邸除夕歲暮書事五律三首五十卷又錄吳瓊歲暮書
事旅邸除夕五律二首一人編二次一詩采二次而忘
之何耶四十二卷瓊小傳云瓊字邦珍婺源人嘉靖乙
未進士五十卷瓊小傳云瓊字邦珍休寧人有紫芝社
稿又徵示其異何耶且目錄書吳瓊二次居然本條二
人然詩無異同何耶凡此皆著述之小過不害大體以
明詩綜之媿雅豈以此等累然亦可知選輯之未具苦
心矣

卷六

云

養一齋詩話

李于鱗尊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上句平添

尊中二字。下句平添葡北二字。句法支撐不稱。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句法稍健。如雲二月。此對又適意耶。一時藝苑人無恙。千載蘭亭事可求。並句法之健亦無之。弇州如此等亦將云。商舶明珠貴。堪敵國乎。弇州琢鍊似遜于鱗。然氣力較闊。大運掉較變化。如當廬江小吏。作激昂渾浩。于麟萬萬不能爲也。

何大復短歌行。冉冉秋序。蕭蕭霜露。蓄我旨酒。召我親故。鳥歡同林。水歡同源。矧我同鄉。胡能弗敦。耀靈西藏。明燈在室。更長夜闌。可以繼日。園有藝菊。庭可樹蘭。秋

卷六

九

養一齋詩話

芳是悅春芳。曷觀高陵可。升海水可測。出門異路安。知南北。生年幾何去。日苦多子不我樂。聽我短歌。歐楨伯短歌行。樂樂自生人。窮反本。生世幾何倏。忽已晚去者。日疏來者。日親水流同源。木生同根。父母兄弟。豈伊異人。况有旨酒。云胡弗歡。白日冉冉。明膏繼夕。調鞀鼓絲。樂我親戚。春有催耕秋有促。織歲事方勤。及此游息。今日同堂。明日異鄉。聽我短歌。心如之何。大復愛襲古調。楨伯此詩。又竊大復緒餘。展轉相仍。伊于胡底。吾常謂文選詩。溫雅可觀。然易爲德名士藏身之地。人多不信。

觀大復楨伯兩家前後相襲而此案遂發露矣



三

養一齋詩話

